



江花

12

军营冬日琐忆

■ 文/石峰

20多年前在部队的时候，每年到11月中下旬，连队炊事班有一件最主要的工作，就是为官兵们过冬做好相应的物资准备。

那个时候，部队的营房还很老旧，门窗是老式的木质架构，密封性不太好，稍微有点风就漏进房间，而我们保暖的手段也很直接，就是用塑料薄膜将所有的窗户全部封死。虽然保暖性不错，但是也密不透风，人一年多房间里味道实在是不敢恭维。

俗话说，小雪到，腌寒菜。连队也会在进入小雪之后，有针对性地囤积蔬菜，腌制咸菜腊肉，好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。那个时候，我在连队担任司务长，管着全连官兵的吃穿用，这些事情就是我带着炊事班做了。当时，官兵的伙食费不高，平时还要节约一些，以防大项任务时需

要增加伙食标准，菜地平时倒是能够提供一些蔬菜，但是在进入冬季之后，这些连队的自留地也就基本进入积肥停耕状态，所以大白菜、土豆、胡萝卜等耐储藏的蔬菜是炊事班主副食库里的必备，也是我们过冬吃得最多的蔬菜。

炊事班买这些蔬菜都是几百上千斤的量，大白菜是其中最主要的，一车车拉回来之后，炊事员会进行简单的处理，先放在户外将大白菜最外层菜叶晾晒至发蔫，再将根部朝下码放在阴凉通风处，码之前铺上床板与地面隔开，码好后拿塑料薄膜或者蛇皮袋覆盖，十天半个月左右还要翻动一次，保证足够湿度和通风，同时挑出有腐坏迹象的，这样就能大大延长储存时间，吃一个冬天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青

白相间的大白菜整整齐齐地沿着墙码起来，那场景，看着颇为壮观。这是新鲜的蔬菜，还有就是腌制咸菜。我们部队的桥头农场，会在这个时候将收获的雪里蕻等送到各基层连队，炊事班就用大颗粒的粗盐腌制咸菜，这里面就有学问了，腌制得好的雪里蕻，拿出来用油配上小红椒炒肉末，那是官兵们的下饭神器，如果腌制得不好，再少油没肉地素炒，那炒出来的简直就是人间灾难。还有大白菜，连队炊事班里如果有东北籍的炊事员，还会做酸菜，就太好了，和各种肉、蔬菜搭配，做成饺子或者包子馅儿，整多少都不够的。伙食管理得好的连队还会买一些鱼和肉，做成腌鱼、咸肉挂在晒衣场的铁丝上，远远望去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。

周末的时候，吃过午饭，搬把椅子坐在连队的走廊里，晒着正午的阳光，身上暖烘烘的，心里是美滋滋的。以前的87式冬装不像现在的07式和21式轻便，都是棉衣棉裤老棉袄，穿在身上很臃肿，但是却很暖和，尤其是在太阳底下晒上一晒，就像穿了一床棉被，不一会儿就令人昏昏欲睡。我就很喜欢坐在屋檐下，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，不过常常是没看几行字，就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现在，部队过冬早已不再靠塑料薄膜封窗保暖，官兵餐厅里饭菜的花式品种也不可同日而语，但是当我和战友们聚在一起，回忆起曾经度过的军营冬日时，大家都觉得非常令人怀念，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这代军人所独有的过往记忆。

啖蟹记

■ 文/吴悠

早晨送娃上幼儿园的路上，会经过一个小菜场。最近时常可见卖蟹的摊贩忙个不停。几只白色塑料箱子里灌了水，像个游泳池一般。里面的“选手”却都在奋力往箱外攀爬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禁一笑，似乎明白了很多蟹贩子为啥要用绳子给它们“五花大绑”起来了。

螃蟹似乎是“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”都爱吃的食物。每年一到秋季，各种不同的螃蟹陆续登上人们的餐桌。但会吃和不会吃，差别可就大了。遇上那会吃的，每条蟹腿的壳子都能掏得干干净净，拼装起

来还像一只完整的螃蟹那样。若遇上那不会吃的，全靠牙口好嚼碎壳子再吃肉，最后是壳也没吐干净，肉也没吃完全。

我刚会吃蟹那阵子，就是个“蟹壳破碎机”，靠一股子蛮劲儿用牙咬碎壳子来吃里面的肉。后来吃着学着，本事也见长。能渐渐把八条蟹腿两只蟹里的肉都掏出来吃个干净，完工后那蟹壳子还完好无损。眼看着我能把一条条黑白相间的蟹腿肉“吸溜”出来，家里大人都笑着夸奖：“这回螃蟹买给你吃，不算浪费了哦。”

消灭完螃蟹的蟹和腿，最后便是“总攻”开盖。年纪尚小时，还有享受大人剥好一块完整的蟹黄直接进嘴的待遇。渐渐长大后，请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。剔除不能吃的部分，母

蟹肚子里那一大块红彤彤的蟹黄，扔进已泡着姜末的醋里洗个澡再送进嘴里，那个味道真是无与伦比。难怪聪明又勤劳的厨师们可以用它为原料制作出蟹黄汤包、蟹黄面、蟹黄捞饭等名闻遐迩的美食佳肴。

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美食文化的国度里，人们都讲究吃当季的美食。螃蟹就是一个并非随时都有“档期”的大腕。每年适宜吃蟹的时节也就是这几个月，所以蟹贩子也格外忙碌。再过些时日，天气更加寒冷了，也就更难寻觅螃蟹的身影了。如果你也喜欢吃螃蟹，不妨趁着还在时令里，选一个不忙的晚上，静下心来对着蟹壳敲打一番，品尝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吧。

我们干的是出窑的活，就是要把火窑里烧好的成品砖，一块一块装到板车上，再用板车把砖拉出火窑，然后运送到放砖的地方，再一块一块把砖卸下垒整齐。当我们看到板车上的砖，被垒得高高耸起，心里知道离订阅报刊的钱又近一步了。

后来，我们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在邮局订阅了《中国少年报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报刊，但是往哪里投让我们头疼不已。我家住在村中最偏僻的地方，邮递员到不了，于是我们和村委会商量，把投递地址放在那里。当门卫大爷得知我们是自己挣钱订报刊后，不由得为我竖起了大拇指。他不仅答应帮忙，而且还专门给我们一个盒子，摆放我们订阅的报刊，我们去取，就能一目了然了。

这之后，每每收到报刊，我和姐姐都迫不及待地阅读。那一份份报刊不断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，也陪伴着我们度过了美好的小学与初中时光。

诗二首

■ 文/陈建华

何首乌

朋友
你看我的时候
请别介意我的白发
多看看我柔和的目光

你是否从我的眸子里
看到了我童真的模样

何首乌
传说它能使白发变黑
可它或许也会
损坏你的肝
所以请小心
何首乌
白变黑

相思豆

一粒粒红色相思豆
我把它捧在手心
浮想联翩

相思豆手链
是你送给我的礼物
那红火的相思豆
寄托着你的相思
我的相思

相思使人辗转不眠
相思让人茶饭不思
相思让我憔悴
我中了相思的毒

订报纸

■ 文/马健

儿子上小学，回家后递给我一本目录，原来又开始一年一度订阅报纸杂志了。我感叹着现在的孩子想要看什么，只要用手指着，家长付钱就可以了。我不禁想起儿时，自筹资金订阅报刊的时光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我还在上小学五年级。那一年，老师在教室的一角办了一个微型读书角，让每位同学从家里带一些课外书籍、杂志过来，摆放在那里，然后同学们借阅。于是，我一下子对很多从未看到过的杂志很感兴趣，尤其当时的《中国少年报》上刊登了不少有趣而实在的内容，比如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，专门解答疑惑的“脑筋急转弯”等等。另外还有《少年文艺》上刊发的许多散文、童话、诗歌，不仅词句优美，而且生动活泼，令我百读不厌。

我经常借阅这些报刊，看得如痴如醉，欲罢不能。可由于受时间的限制，教室关门必须归还，尤其是星期天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带回去阅读，我心里如同有东西在挠一样，于是，我萌生了自己订阅报刊的想法。

那时候，父亲在一家小村办厂上班，母亲做缝纫手工活，家里条件并不好，填饱肚子尚且马马虎虎，哪还有闲钱订报刊呢。思考再三，我和姐姐商量着，自己外出“赚钱”，订报刊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和姐姐经常放学后，带着镰刀去河边割猪草，然后卖给养猪场。我们还经常去野外钓鱼，卖给村里的鱼贩子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去村里的窑厂里，帮忙搬砖。

砖厂坐落在一个偌大的空旷之地，那里满眼都是一摞又一摞的砖坯，没烧的还带着泥土的颜色。绕过一排排高耸的砖坯墙，深一脚浅一脚来到窑口，那一刻，我真的很担心那土坯突然倒塌，把我们重重压在下面。可我们毫不犹豫地脱去上衣，光着臂膀朝那热浪中走了进去。